

# 北平无战事

刘和平  
著

All Quiet  
in  
Peking



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，  
不是土崩瓦解，  
而是一堵高墙，  
历史在那边，  
我们在这边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北平无战事

刘和平  
——著

All Quiet  
in  
Peking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---

## 献给公元 1948 至 1949 年

---

当一个巨大的存在，一瞬间消失，不是土崩瓦解，而是一堵高墙，历史在那边，我们在这边。

逐鹿者不顾兔。

——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

## 三十三

何宅二楼何其沧房间。

“女儿。”

这一声，让一直低头站在父亲躺椅边的何孝钰猛地抬起了头，望向了父亲。

这个称呼是如此遥远，小学的时候听到过。中学以后，父亲一直叫自己名字。

“吓着我女儿了。”父亲重复着这个称呼，“把凳子搬过来，搬到爸的膝前。”

这又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平时伺候父亲，也曾给他捏肩捶背，那是在身后；也曾给他泡脚捶腿，那是在身侧；也曾陪父亲说话，却总是隔着一段距离。

何孝钰端起凳子站到了父亲身前，还是隔着一段距离。

坐在躺椅上的何其沧抬头望着女儿，从来没有这样笑过：“席前教子，膝前弄孙。中国人啊……这个位置爸一直是给未来的外孙留的，今天不留了。搬过来……对，就是这里。来，坐下。”

凳子摆在父亲膝前，何孝钰却依然站在凳子那边，从来没有这样不敢望向父亲，何况坐下。

父亲一只手伸过来了，何孝钰的手也伸过去了。

女儿的手被父亲紧紧地攥住了。

何孝钰的心也被父亲紧紧地揪住了，她知道父亲在等着自己看他。

不忍看，也不得不看了。

父亲的嘴角挂着笑容，眼中却充满了苍凉。

“爸！”

何孝钰立刻坐了下去，女儿的膝跟父亲的膝紧紧地挨在一起了。

接下来却是沉默。

这时父亲的目光反而移开了，虚虚地望着上方。

“爸。想问什么，您问就是。”

“那爸就问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记不记得那一次爸问你，如果方孟敖和梁经纶都被抓了，而爸呢只能救一个，你希望爸救哪一个……你没有回答。后来，爸后悔了，不该这样问你。这个世界上，有好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，根本就不应该问。”

“爸。”何孝钰攥紧了父亲的手，“您应该问，女儿也应该回答您。”

“有答案吗？”何其沧望向了女儿。

“有。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您。”

何其沧惊诧地望着女儿，接着毫不掩饰脸上的怯意：“不要，不好回答，就不要回答。”

“好回答。”

何其沧望着女儿。

何孝钰：“我希望您救梁经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何孝钰：“因为爸爸离不开梁经纶。”

何其沧：“那方孟敖呢？”

何孝钰：“我去给他送饭。”

父亲笑了，像是在点头，又像是在摇头，怔怔地望着女儿。

外文书店二楼房间里，曾可达怔怔地望着方孟敖：“没有必要了吧，梁经纶同志已经把他在共产党内的身份说得很清楚了。”

“我想听。”方孟敖十分固执，“请梁教授把加入共产党的誓言念一遍。”

曾可达只好望向了梁经纶。

梁经纶有些不能忍受了，紧望着方孟敖：“我可以念一遍。方大队长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的真实意图？”

方孟敖：“你念完了，我会告诉你。”

“好。”梁经纶站起来，望向前方，念道，“‘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作如下宣誓：一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二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三、遵守党的纪律。四、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五、要做群众的模范。六、保守党的秘密。七、对党有信心。八、百折不挠永不叛党。’”

“完了？”方孟敖盯着梁经纶。

“完了。”梁经纶也望着方孟敖。

曾可达这时两个人都不想看了。

“梁先生请坐。”方孟敖望着梁经纶坐下，自己站起来，“我请梁先生念这段誓言，真实意图就是，我这个人从来只干不说，希望你们不要叫我宣任何誓言。曾督察，你可以谈我和梁先生接下来该怎么合作了。”说完，又立刻坐下。

“我喜欢务实。”曾可达只得站起来，“现在，我就传达‘孔雀东南飞’行动的详细计划和步骤。”

何宅院落里，谢木兰抱膝坐在石阶上。

“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毛泽东。”望着天空的月亮，谢木兰想起了梁先生不久前教她的毛主席诗词，“‘山下旌旗在望，山头鼓角相闻。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……’”

突然又停住了，她敏锐地听见了一楼客厅门轻轻推开的声音。

是何孝钰出来了！

她立刻将头趴在膝上，双手抱着，假装睡着。

月光照着何孝钰出了客厅大门，照着她一步步走向梁经纶住的房间，走向坐在石阶上假装睡着的谢木兰。

“别睡了。”何孝钰尽量装着不知道她在假睡，“起来吧。”

“你知道我没睡，何必假装怜悯。”谢木兰反倒不装了，负气地答道，依然埋着头。

何孝钰轻叹了一声：“上楼去吧，我爸在等你。”

“何伯伯等我……”谢木兰倏地抬起了头，“谈梁先生的事？”

“好像是吧。”

谢木兰立刻站起来，月光下很难从何孝钰的脸上看出表情，一阵怯意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说我是上去还是不上去？”

“你是自由的，你自己决定。”

“你走前面吧，别像押着我似的。”

“那你押着我好了。”何孝钰抬步便走。

“还是一起走吧。”谢木兰一把拉住了她的手。

何孝钰让她拉着，也不知是自己牵着谢木兰，还是谢木兰拽着自己，两人向小楼的门走去。

月亮照着她们。

何其沧的眼在窗前看着她们。

两个人走到二楼何其沧房间门口站住了，看到老人站在窗前，都有些尴尬。

何其沧慢慢回过了头，笑着：“你们这两个人啊。”

接着慢慢走向躺椅前：“看见你们月下的身影，我想起了一首打油诗。想不想听？”

何孝钰在前，谢木兰跟着，走到了躺椅前。



何其沧还在笑着：“还没回答我呢？”

“爸，您就念吧。”何孝钰知道父亲的用意。

何其沧：“不能白念。念完了要告诉我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写给谁的？木兰回答。”

谢木兰还是聪明的，也猜着了他要念诗的用意，点了下头。

“我念了啊。”何其沧是江苏人，这时却模仿着安徽人的口音念了起来，“‘天上风吹云破，月照你我两个。问你去年时，为甚闭门深躲？谁躲，谁躲，那是去年的我’。”念完，望着谢木兰。

“这谁不知道，胡适先生写给他夫人的诗。”谢木兰明白了何伯伯的意思，胆子也就大了起来，“典型的老臣子，旧文章。没有意思。”

“哦？”何其沧来了兴致，“我倒想听听，怎么就是老臣子、旧文章，怎么就没有意思。”

谢木兰：“不就说的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。何伯伯，你们哈佛留学的博士，都这么传统吗？”

何其沧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回答得好，批评得也好。”

两个女孩被他笑得只好跟着笑。

何其沧笑毕，接着说道：“胡适博士在文化上倡导反传统，可自己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却根深蒂固。其实何伯伯这一辈人大多这样，跟留不留学，是不是博士，都没有关系。可我们真不希望你们再传统。下面我引用一段更能说明问题的话考考你们。这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英国人讲的。答出来了，你们反什么传统，我都坚决支持。”

“您考吧，我们一定能回答。”谢木兰立刻激动了。

“好。”何其沧坐直了身子，满脸肃容，朗诵了起来，“‘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片黑暗，但是我们会坚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。我们对神喊出我们的呼声，只要我们去追求，我们会胜利。我，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。’”

如此慷慨激昂！

谢木兰震在那里。

何孝钰也震在那里。

何其沧：“谁讲的？什么意思？”

谢木兰真是恨死了自己，她居然答不出来，只能悄悄地望向何孝钰。

何孝钰轻声答道：“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二战宣言。”

“答对了。”何其沧又笑了，这时笑得如此年轻，“木兰呀，你刚才批评何伯伯，现在何伯伯要批评你了。这么著名的演讲，你却答不出。下面再问你，必须答出来，要不，何伯伯就不帮你了。”

“您问吧……”谢木兰声音轻了。

何其沧：“乔治六世是怎样当上英国国王的？”

“我知道！”谢木兰立刻又激动了，还举起了手。

何其沧真笑了：“不要举手，回答就是。”

谢木兰放下了手，站得笔直，飞快地答道：“是因为他哥哥爱德华八世爱上了一个女人，放弃了王位。”

何其沧：“这个人是谁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谢木兰：“温莎公爵！不爱江山爱美人！”

何其沧：“俗！换一种说法。”

“是……”谢木兰着急地在想着更好的说法，似乎有了，念道，“‘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……’”

念到这里，她又觉得不对了，窘在那里：“我说不好了，何伯伯，您教我们吧……”

“好。孝钰，你也听着。”何其沧收敛了笑容，肃穆地望着她们，“当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不久，欧洲还处在暂时的和平时期。爱德华八世为了追求爱情和自由，毅然放弃了王位，这很了不起。但是，他如果在二战爆发时期这样做，就肯定不对了。因为他是国王，除了生命、爱情、自由，他还有对自己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。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是不是富强，它的人民是不是幸福，首先要看领导这个国家的人，尤其是男人，能不能让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幸福。我们这个民族啊……”

怎么能让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去承担那么多责任，失去自己的幸福呢？还是我的老乡顾炎武说得对，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！我们国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要救亡图强，应该是男人们的事。你们现在得不到别的幸福，最起码也应该去追求爱情的幸福。木兰上来前，孝钰的话我都听懂了。孝钰，你如果爱方孟敖，就不要管别的事，真心去爱！木兰，你如果爱梁经纶，也就不要管别的事，真心去爱！我支持你们，跟你们站在一起。”

“乱点鸳鸯谱！”方步亭急了，大声嚷道。

客厅里，程小云的手还按在刚搁下的电话筒上，望了望方步亭，又望向谢培东。

“备车，我这就过去。”方步亭说着就往客厅门走去。

“步亭！”程小云急得直呼他的名字。

方步亭站住了。

程小云：“何校长说这是两个孩子自己的意愿，是自由恋爱，他不干涉，也希望我们不要干涉……”

“他一个书呆子，你也听！”方步亭愤愤地转身，看着程小云，这才知道自己不冷静了，把目光转向了谢培东，“自己的得意门生在身边搞间谍、玩政治，一点儿都不知道，整天民主自由，还什么自由恋爱，把木兰往火坑里推嘛……”

谢培东心里比他还急，此时却一句话也不能接，只望着方步亭拿主意。

方步亭：“这样。小云去见他，好好谈孟敖和孝钰的事。我去见梁经纶。”

“行长。”谢培东必须问了，“你见梁经纶怎么说？”

方步亭：“他是太子党的人，我就问他，还要不要在北平搞币制改革了。想要我这个行长配合，就离我们家木兰远点儿！”

“这应该管用。”谢培东的感动完全是真的，“只是梁经纶现在是

跟孟敖在一起，行长也不好去……”

方步亭：“你也是个呆子。打电话，叫孟敖去何家，就说何副校长要见他。打呀。”他望向了程小云。

程小云拿起了电话，又问：“哪个号码？”

方步亭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：“燕京大学外文书店，问电话局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程小云立刻拨号。

方步亭又对谢培东：“你还待着？叫小李备车，我和小云一起走。我在外文书店下，小云去何家！”

“好。”谢培东疾步走了出去。

外文书店二楼房间的电话并不猝然，竟是自己的先生将方孟敖叫去了，梁经纶便有被猝然抛在这里的感觉。

曾可达也要走了，既不问何其沧为什么将方孟敖叫走，也不说方步亭来见自己该说些什么，只是伸出手握别。

梁经纶连抬手的意思都没有：“可达同志，你也要走了？”

曾可达脸上掠过一丝尴尬，接着又严肃了：“经纶同志，时局维艰，组织永远在你背后！接受考验，好好跟方步亭谈吧。”手还是伸在那里。

梁经纶依然不握：“我当然要接受考验。现在，我只希望可达同志也留下来，一起跟方步亭谈。”

“什么？我能跟方步亭谈吗？”曾可达的手收回去了。

“那就请可达同志指示，我怎么跟方步亭谈。”

“代表何副校长，跟他论证币制改革的方案。”

梁经纶满目萧然：“到现在，我还能代表何副校长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梁经纶：“何副校长是民主人士，我可是铁血救国会的同志。”

曾可达望向地面，又抬起了眼：“方步亭现在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？”

梁经纶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这个时候突然来见我，绝不是跟

我谈什么币制改革。”

“不管他谈什么，你只跟他谈币制改革。”曾可达当然知道梁经纶此刻内心的纠缠，可自己不能陷入这种纠缠，说完这句立刻向门外走去。

走出门，曾可达又突然停住了，慢慢转回身。

站在门外，他发现梁经纶不知何时也转了身，在望着窗外。

“经纶同志。”

梁经纶又慢慢转过了身，只望着他。

曾可达：“我刚才说了，组织永远和你在一起。现在，我代表铁血救国会，重申一下建丰同志今年3月的指示：‘目前国民党已经彻底腐化，毫无战斗能力，失去全国人民的拥护，而共产党赤化不适宜中国。中国的未来应该属于我们有志气、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们，这些青年一旦组织行动起来，就可以洒热血、抛头颅！’团结好方孟敖，执行‘孔雀东南飞’行动。”

“方孟敖如果真有共产党的背景呢？”

“不能再纠缠这个问题了！”曾可达的手短促地劈了一下，“建丰同志的指示已经很明确，‘用人要疑，疑人也要用，关键是用好’。”

“怎么用好？”梁经纶此刻竟也如此固执。

“学习建丰同志，不要儿女情长！”曾可达必须点破梁经纶心里那层隐衷了。

梁经纶被震在那里。

曾可达的目光柔和了许多：“天降大任哪……作为同志，只代表个人，我也赠你一句话吧。”

梁经纶只得望着他。

“‘匈奴不灭，何以家为’！”停顿了片刻，曾可达又加了一句，“‘大丈夫何患无妻’！”

这可是两句话了。

说完这两句话，曾可达毅然转身，这次是真的下楼了。

一层楼梯口旁，那两个中正学社的学生站在那里，显然不只是守卫，看神态是有急事向梁经纶汇报。看见曾可达下楼，同时肃正，行青年军礼！

快步中曾可达摆了摆手：“辛苦了，注意梁经纶同志的安全。”

“可达同志！”是那个叫欧阳的中正学社学生，“学联的人都聚集在燕大图书馆，等梁教授去安排明天的事。”

曾可达停住了脚步：“你们安排一些人先去，注意有没有共产党学委的人在操纵。梁经纶同志暂时还去不了。”

“明白！”

不止在北平，在全中国所有的大学里，燕京大学图书馆都是建筑规模最大、藏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，仅这个阅览大厅就能同时容纳数百人查阅图书资料。

1948年的暑期，尽管战乱，尽管经济困难，由于美国方面保证了教学经费，燕大应期毕业的还是拿到了毕业证，已经离校。尚未毕业的也不急着赶论文，晚九点了，图书馆不应该有这么多学生。

图书馆的管理员、助理管理员也都赶来了，登记借书。

有登记借了书坐到桌前看的，有不登记借书只是坐在那里的。

有站在架前翻书的，有不翻书只在书架前徜徉的。

好在都很安静，这是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规矩，已经形成传统。同学间只是“道路以目”，大家都在等，也都在互相观察。

谁也不知道有哪些人是共产党学生。

谁也不知道有哪些人是国民党学生。

共同的名义是学联的学生。

许多人更不知道的是，共产党学委发展的党员学生是在等梁经纶，国民党中正学社发展的学生也是在等梁经纶。

梁经纶这时却困在外文书店楼上，来不了。

“严主任，您回来了？”一个管理员轻轻的一句话，立刻打破了寂静。

几双眼睛惊诧地望向图书馆大门口。

另几双眼睛也惊诧地望向图书馆大门口。

——前几天接到校方通知，图书馆主任严春明教授已经辞去燕大的教职，说是回了天津南开，这时却突然出现了！

惊诧望他的有共产党学生，三五人。

惊诧望他的有国民党学生，二三人。

那三五人都是共产党学委燕京大学支部的骨干。

那二三人都是中正学社燕京大学的骨干。

还有好些共产党学生和国民党学生并不知道严春明的身份。

“还有些善后工作要移交。你们忙吧。”严春明回答得很简短。

和往日一样，他提着那只在法国留学时用奖学金买的、据说是19世纪手工制作的路易威登公文皮包，反着古旧的皮光，静静地从书架间、书桌前走过。

他并不理会，其实是看不见那些双诧望他的眼睛，只是隔着高度近视的厚玻璃眼镜向身边的学生轻轻点头。

他走到了阅览室大厅的尽头，走进了过道。

他从包里掏出了一大串钥匙。

过道尽头的门，便是善本书库，也是他办公睡觉的地方。

镜春园那间北屋的电话突然响起。

骨节嶙峋的一只手拿起了话筒，是刘初五。

他显然刚到这里不久：“我是。张老板。”

也就听了两句，老刘好生吃惊：“一刻钟前他才从我这里离开的，都安排了，让他去那边……我以党……胆量和人格保证，绝没有叫他回学校……我这就查明，然后向老板报告！”

放下电话，老刘在那里发怔，突然叫道：“小张！”

“在。”门从外面推开，一个精壮青年低声应道。

老刘的目光好不凄人：“你把严教授交给接应的人了吗？”

那小张：“交给了。”

老刘：“交给谁了？！他现在在燕大图书馆！”

那小张也立刻紧张了：“不会吧……”

老刘：“什么不会？严教授如果出了事，我处理你！先出去！”

老刘又想了片刻，终于提起了话筒，拨号。

严春明坐在燕大图书馆善本室里，像是有意要冷落那电话，让它响着，捧起一摞书，叠在另一摞书上，拿起白湿毛巾在擦着自己的书桌。

那电话比他还要固执，第一遍响完，第二遍又响了起来。

严春明一只手依然在擦着桌子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拿起了话筒：“我是严春明，正在收拾善本书，有话请简短些。”

老刘像是被春油的大木锤在胸口狠狠撞了一下，猛吸了口气，才使自己镇静下来：“严教授，我这里刚给你找到了一本汉朝的善本书，叫什么《玉台新咏》，立刻过来拿。听明白没有？”

严春明出奇的平静：“刘老板，汉朝没有善本书。我不过来了，这里离不开……”

接着，他还是惊了一下，对方的话筒搁得好响！

严春明看着手中的话筒，出了一会儿神，轻轻搁下。

该来的都要来，唯有坦然面对。

燕大图书馆阅览大厅内又多了好些学生，还有人从门外陆续进来。若有意，若无意，共产党那几个学生骨干，国民党那几个学生骨干都在暗中观察进来的人。

这几双眼睛同时警觉了，同时盯上了一个人。

这人身上挎着一个帆布工包，手上提着一个插满电工用具的提包，一边让着蜂拥而进的学生，一边穿过书桌，走了进来。



是校工老刘。

那个管理员远远地望见，走过来。

但见那个老刘已经走向一个就近的学生——国民党中正学社的一个学生，问道：“请问严教授是哪个房间？”

那个学生望了望他，然后向最里边的通道一指：“走到头，最里边正对着的房间就是。”

“谢谢了。”老刘便向里边走去。

“什么事？谁叫你来的？”那个管理员叫住了他。

老刘又站住了：“严教授打电话说他的灯坏了，总务处叫我来修。”

“哦，去吧。”那个管理员接着又叮嘱了一句，“那是善本室，不要把书弄坏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老刘走进了过道。

一双眼睛在召唤刚才那个被问话的国民党学生，这个学生悠悠地走了过去。

问话：“他是校工吗？”

“是校工，到我们宿舍修过灯。”那个被问的学生回道。

“他说是严春明房间的灯坏了，总务处通知他来修灯。”那个被问的学生又低声道。

燕大图书馆善本室的门关上了，立刻加了锁，老刘也不搭理严春明，径直走向里边一排书架，爬了上去，拧卸天花板上一个并未亮开的灯泡。

严春明：“那个灯没坏。”

老刘：“坏没坏我还不知道，你过来看。”

严春明只得走了过去，站在书架旁，也不仰望书架上的老刘。

老刘在书架上蹲了下来，将换下的那只好灯泡在书架上轻轻磕了一下，那只灯泡里的钨丝立刻断了，接着从工包里拿出一个新灯泡，低声说道：“公然违背指示，你要干什么？”